

續古文辭類纂

一
函五冊

續古文辭類纂

PDG

碑誌類五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梅伯言玉惠川墓誌銘。

君名渭字惠川蘇州府吳縣人自曾祖至君始業儒爲吳縣生員以嘉慶二十二年卒於南昌客舍年四十一以某年月日其妻子葬君於某所友人梅曾亮爲之銘君博覽強記尤熟於史著五代史職方考一書同里顧廣圻以精博擅一世尤亟稱許惠川然惠川惟志於討論得失要最爲文章成一家之書嘗曰古人與身誰親分章竄句甘心古人之功臣吾不服也其爲文辨博廉悍以有闕於道術爲主其詩懷慘幽邃雖小物必有所指而用思至精世俗人莫能知也國家興文教幾二百年名儒大師閒出說一字之誤陳書至數十種窮搜而遠採以上及杳冥不可知之年下至散轍慢戲假託名字閒脫分裂古人之所不

稱往往立之而書出於刺取收攬之中蓋幾於盡矣獨文章之學倡之者既寡其人而爲之者又或束書不觀割裂首尾惟閭里師戶知童守之文形撫聲襲游談無根爲樸學者鬪其捷而奪之氣故其道益孤而不能振然則惠川以魁奇鴻博之才棄俗尙以從事於斯道而卒不得以盡考成其材此非獨君之不幸亦斯道之不得其人以倡之者之不幸也君爲人落落自喜每自詫曰吾豈長貧賤者又曰吾雖貧不能爲童子師人信之君益困惟南昌太守張敦仁雅重君其卒也太守實歸其喪未卒之三月君過江甯時病瘧者半載矣余阻其行君曰歸易耳卽不病當餓死奈何送君至歧路而別君儼然逐行李去百步外猶數數反顧時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也余之見君蓋白此止矣嗚呼死生離別之感固今古所屢見而以生平意

氣之合其文采又足以表見於後世而曾不得假之年以極其才力之所至如君者其爲可悼惜爲何如也銘曰
儒嵬義弱文枿艱胥鈔計帳以塞責無賢與姦用一格使忠義人色有墨鬼蜮逋巡貌不得誰追使還文字職君志未就死誰惜觀所成者視此石

梅伯言朝議大夫臺灣府知府蓋君墓誌銘。

嘉慶初賊起川楚以文吏著殺賊功者四川劉公清河南林君嵐陝西則蓋君方泌也君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曾祖越祖國杰皆縣學生父諱熙早卒娶靳恭人無子以弟子爲後本生父諱東烈任安徽司獄本生母王恭人自祖以下及本生皆贈如君之官乾隆十六年以己酉科拔貢就州判陝西署漢陰廳通判石泉縣事署商州州同時嘉慶三年也治商州東百里曰龍駒寨寨之東河南

南出武關湖北路四通縮商賈輸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
易憑匿賊自武關入陝寨數創君始至民吏埽地赤立而
賊酋張漢潮擁眾至乃置藥麪中誘賊食多死遂西走大
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曰必報若君集眾謀曰
賊雖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餓死我文
官也無兵若能爲吾兵當相爲全活爾命眾議三日而後
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三千人
無丁者以財佐兵械糧糗且教之戰辰集午散曰無廢農
事四年賊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迎擊敗之又擊賊於
鐵峪鋪逐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奪矛以斃賊時賊踞山
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翦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
之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
分水嶺閒道走鐵洞溝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

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隸
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至北灣賊驚曰
龍駒寨鄉兵至矣遂遁去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陽山陽
各萬餘人集眾勢欲東出君合武關竹林兵二萬人列三
大營以待賊不敢前而聞楊忠武公以兵自商州至卽前
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枕戈而寢者五十日遊
擊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謾得留任賊遂相戒無過商州
八年賊平始授盤屋知縣公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
無所掠利銳欲窺河南甚狼奔鼠偷情狀捷出而眇然以
一文吏不憑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羸之
餘抗堅悍滑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
入平地便奔走牢困山谷卒就擒滅夫古人有身受重寄
一失守縱賊出隘奔騰潰漫不可收拾者人必舉後此禍

敗之罪歸重於首禍之人幸有大力者當之奔騰潰漫之禍泯不復見又習而忘之未嘗以歸罪於敗者之重增重於成者之功然則惟無赫赫之名而其功乃有益於人國此固君所不得而辭者也在蓋厓猶時時入山搜賊巡撫方勤襄公奏 賞藍翎又生得十三年甯陝倡亂者四十餘人奏授甯陝廳撫民同知 睿皇帝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四川順慶府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郿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通路賊知爲統龍駒寨鄉兵者也卽遁歸陝就滅母憂服闋授福建延平府知府改臺灣府兩攝臺灣道事道光三年以病歸里十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一君始在陝後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民命其在蓋厓賊甫定卽捐俸賑飢旌死節婦及河灘馬廠鹽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屬以兵君曰此作會

人眾客主相驚疑訛言橫生非叛也請毋用兵捕十二人
而其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永利乃總督命鎮
將欲以兵取者也在臺灣所讞四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
變君一以理論民輸其誠蔽罪如法彰義飢捕劫者七十
人置之法天乃雨民呼爲太守雨其行事操舍適機會又
如此配萬恭人先卒里居時聞君日戰賊憂甚待靳恭人
前言笑若無事者嘗誡子曰爾守有餘然居官當求濟於
事有七子八女長子鉦陝西佛坪廳同知萬恭人出次錯
錕錡鍵鋌鏐孫男一女孫二以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八
日葬君於蓋村北原上曾亮在江南時嘗記劉公清林君
嵐及君遺事君長子後爲同年進士走京師以狀示日子
於先君嘗有述也請遂成之乃系以銘曰
討賊方亟募民以攻始仗其力終怙其功養之病國汰之

爲賊勿養勿汰惟龍駒寨晝起爾耕朝揚其麾飽德飫義
奮如虎螭遂遏逋寇成誅於師勝兵萬人計臣不知嗚呼
此則府兵之遺而後事者可以爲規

梅伯言項府君墓誌銘。

君諱虹字作豐温州瑞安縣歲貢生祖啟龍考諱昌基生
一子五女君性孝友樂善移兄弟之愛於女兄弟嫁而貧
者析產置田不以母同異爲厚薄遠祖墓田廢充以己田
不以族遠近爲公私推其愛及父母之姻族權疏戚緩急
時賙給以爲常推其愛及鄰里州黨凡橋梁道路有不便
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飢疫有活人之事無不爲粟米錢帛
衣袴藥物可以給人之物無不蓄且具偶出欲有所衣寒
者不及歸取解傭衣而歸償以新衣傭皆樂從之遊見空
器在門實錢物令滿其人來自持去人忘其施君亦不以

爲德也。治家及外所交際事盡日乃休。而又好詩及書法。習科舉學。乃先明而興客。至始盟沐。則程課畢矣。學使者每拔冠其曹。比鄉試數不售。有人爲主司先游者。峻拒之。以諸生終。嘉慶六年五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九。君始娶戈繼娶於李。於林長子俊次霽。次傅。梅次傅。霖女四人。適林適孫。適張。其次三者未嫁。卒。傅。霖試禮部京師。與曾亮善。將以某年月日改葬君於某鄉某原。以君之行告。且乞銘。嗟夫君之行古所謂獨行有道名應選舉者也。論士於古有循是而至公卿者矣。然使古取士之法與士自修其身之道離而二之。其操行果盡出於是而無待而然者歟。抑勢之相激。中材有不能自阻者歟。夫古人善其身而祿及之。猶不可因祿以疑其善。况乎祿不出於是而獨爲於今之世。如君者勤孰與古人多。吾以是知謂選舉興而行多。

僞者惑也銘曰

命於福爲嗇性於善爲豐名於己爲陋功於人爲通愴乎其幽宮固安其宗

梅伯言贈按察司照磨吳府君墓表。

君諱達德字懷新明初自江西遷今湖南者爲君十四世祖始著籍巴陵至起家爲富人者曰傳經生君及其二季嘗應試人踐屨不得前吏前卻之徑出不再應試專意於宋五子書扁表其言使出入見之座事繼母待異母弟弟婦嫠居者及家子弟親族少長必隱度於恩義之平人求貸必應貸以訟必辭開諭情事使兩息而後已嘉慶十八年歲飢出穀萬石賑之大驚其縣人君曰吾自惟心計衰冀少事耳暇則手寫書史自種菜果課傭佃指授田法時與諸昆弟歡飲醉則益和而恭道光五年正月二十日卒

年七十一母胥氏繼母孫氏李氏配羅氏徐氏子友樹敏
樹庭樹女一孫八人曾孫十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葬
君於橫板橋直其家南十里敏樹以舉人官教諭曾亮見
其文京師以爲能學歸熙甫者也狀君行請爲之表嘗以
謂三代後道德衰而游俠盛然通財之義固道德中所自
有者也以古之無甚貧富而不以是爲名高也遂謂自游
俠者倡之儒者避其名而不復權其義世因以儒之行病
不廣大豈所謂能宏道者乎君學道人也散萬金不以概
其心是異夫儒而不利於物者

梅伯言館陶縣知縣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琦字翰風陽湖人祖政誠考蟾賓皆以君兄
惠言官編修贈翰林院庶吉士祖妣白氏妣姜氏皆贈孺
人君以舉人膺錄議敘道光三年官知縣山東補館陶縣

始至權鄒平歲且盡君闔村四百七十麥無入土者卽申牒報災其詞堅大吏破成格入奏因鄒平得緩徵者十六州縣民失物誤訟於長山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卽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去後權知章邱鄒平民時赴訴君曰此於法不當受者也慰遣之章邱俗好訟又多太府書吏撓令權君結正二千餘事私書絕舉然君所權兩縣或數月或歲餘卽受代惟館陶八年人戴之如親戚而君政固不爲姑息始受事久旱君禱雨旣應糶倉穀平價振口糧士民皆洽歡乃嚴捕劫盜姦民士有訟者聞其詞不直卽曰課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是然君尤以館陶地斥鹵不宜穀又衛水數敗困精求古溝防及區

田法試行之未遂而病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子珏孫殤曜孫以舉人令武昌女子四長適吳廷珍刑部員外郎次適章政次適孫劼次適王曠皆士族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君於縣之龍山湯孺人先卒而祔墓旣誌曜孫乃乞爲之表君少以文學名與兄皋文編修伯仲也詩詞醫學書法皆能得其深著錄十餘種人以君爲文人傑魁者矣而未意其能爲循吏如是嗟夫是乃所以爲文人也夫政不達而言立者蓋亦寡矣苟以君所爲者有過乎文人此可謂能知君矣未可爲知文人也且世之所謂文人者又何也

梅伯言男八十墓碣

男八十又名煥枝梅曾亮伯言第三殤子也以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三日生殤於道光二年十二月之十日生三歲

而其母病且卒指八十以示吾而後死今汝又死前一夕
徧呼家中人漏下五鼓始絕聲朝晡後氣絕其叔父仲卿
痛之甚以成人禮葬於西城內烏龍潭之東西面先是一
月八十隨奴子韓貴謁其母及叔母墓循是潭而歸也今
所葬適值其地嗚呼兒憨癡如凡童又年不及中殤吾家
人待之蓋情過於禮矣然獨以爲天下之可悲者莫吾兒
若也

梅伯言鄒孺人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冬夜發篋得管異之遺墨述其母鄒孺人
事凡百五十字曰先母鄒氏考諱森安東縣教諭母周氏
諱璫之女歸先君生子女四人年三十七而遭先君喪以
女工典質支柱門戶事先大母葉孺人八年葬先祖祖母
及殤弟妹嫁一女娶一婦延師於家教同讀書至十七歲

而後止嘉慶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六道光
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與先君合葬於江甯安德門外之傅
家山子一人名同孫一人名嗣復孤管同泣血謹述嗟夫
此異之書示其友乞墓表者也異之書此未幾試禮部道
卒子方幼今十餘年矣而嗣復始成立乃追書以遺之以
卒吾先友之志夫異之所迷自世俗務虛美者觀之無絕
殊者然以家之貧薄而事之危苦也獨以一女子當之詩
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異之蓋有以知劬勞之人無有過
於爲父母者矣此所以爲善述其親而余不能有加於是
者也嗣復今爲諸生而甚文庶其知先人以誠敬其親而
不自飾於其友者於古道皆有合焉孺人之夫諱文郁余
記揭帖圖字西京者也

梅伯言朱孺人墓誌銘。

吾友繡山以函封詩詞及摹漢魏篆隸書告曾亮曰此吾婦朱孺人作也吾婦幼失母專其事母者事父及後母遺腹弟調燥溼禦侵侮皆與其勞年二十而歸余移其事親者事吾親不敢有失焉不逮事吾母移其事姑者事祖姑不敢有失焉吾家素貧而族大姻眾賓客酒漿束脩之供饋能內外支拄不見罅漏使吾無自失於人者又以其餘功習詩詞繪畫隸楷女姻好學者多從之遊其性情好尚固絕異乎常女子也然親戚時聚處酬高應卑各適其人未嘗以才語自標異其密於用心者如是故瘁而病且產遂卒吾哀其賢且勞致天其生而嗇於報以女子而求託於沒世不可知之名而其所喜以自見者又僅有是敢質之以徵於墓詞嗚呼其哀也如是其可無銘孺人諱瑛字寶瑛海鹽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諱方增之女曲阜孔